

庆祝新民解放四十周年

征主作品选

新民县文化局编

PDG

前 言

王文明

是庆祝是纪念也是对我县解放四十年来生活的观照和反思。

刊在这个集子里的几十篇作品能不能肩起这次征文的初衷，我们不敢自诩，但，这确是我们献给新民解放纪念日的一柱心香、一只漾满真情的花篮。这篮是辽柳河两岸的柳条儿编就，这花是我们新民这片沃土繁生，自编自采自产，其情其景其志也就不言自明了。

四十年前，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已收割了一切光荣，那种喜庆的气氛与“翻身感”也早已被新的创造欲望和使命所代替。然而，那个风云年代留给我们的精神沃土却永远是我们栽种生活之树的根基。文学以它绵长的记忆，回顾这四十年的历史，以敏锐的目光观照眼前的生活，以丰富的想象展示未来的风景，这不是比彩旗飘舞花炮喧嚣更有意义的纪念么？

新时期的几年来，我县的业余文学创作摆脱了“工具论”的桎梏，以文学自身的品格敲开了市、省以及国家级刊物大门，这是十分可喜的成果，但我想这应该算做起步。我们新民世称人杰地灵，在这片沃土上，不是早就产生了象马加、杨大群等一些著名的作家了吗？有谁会怀疑在我们今天这个业余文学创作队伍中还会出现几位马加几位杨大群呢？但是，如果升高俯视，把我们这几年浮出水平后的成果放到更大范围中去，我们还难以发现自己的色块，在我们急步追赶

当代文学大潮的时候，我们已不仅仅是被淹没，那潮头也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因此，这次征文，便又有了一点阅兵的意思。

从四月上旬起，全县有近百名作者欣然命笔，到六月底截稿，四十篇小说，十八篇散文，一百八十首诗词陆续摆上了征文办公室编辑们的案头。应征稿件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可观的。在组稿选稿中，我们也自然有发现的喜悦，也有割爱的遗憾。选用的稿件自不必说，有许多篇作品部分地方写得精彩，部分地方缺陷又很凸出，只要认真修改原是可以成为佳作的，但因时间和人力的限制便只好弃去了。在此，我只能向这些作者表示歉意。

获奖作品是聘请沈阳市文联理论研究室和《沈阳日报》社文艺部的专家们评选出来的。参加这次征文的作者既有县政府领导干部、也有工人、农民、职员、学生、既有年过花甲的老人，也有初次试笔的青年，但大家入选和获奖的机会和条件是均等的。从获奖作品上看，这些作品还谈不上尽善尽美。有的在形式和技巧的把握上还不够熟稔，在视域选材以及题目的开掘上还滞留在浅层次上耕耘，还流于对生活一般表象的描述，有的因为结尾的概念化，削弱了整个篇制涵纳颇富张力的内质。特别是诗歌，有许多首诗、从选材、立意、视角、直至语言的选用都极相似……自家人说自家话，该不算是煞风景吧！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新民的文学创作有新的突破、在新民这块土地上能够升起一颗颗耀眼的文学新星。

纪念新民解放四十周年征文活动结束了，这本专集也即将与大家见面。做为编者，我希望她能得到大家的喜爱并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同时也敬希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在这次征文中，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和市文联、《沈阳日报》文艺部的同志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和支持，全县近百名作者和十几名工作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文学与生活是不可分的。改革召唤着文学，我们的文学也将在改革中走向成熟，走向更高的层次。我愿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诗句与诸君共勉。

目 录

前言.....	王文明 (1)
---------	---------

· 小说 ·

宴.....	北 岸 (1)
公开课前.....	姜忠厚 (11)
乡村少女.....	袁淑伟 (21)
表姐.....	忠 文 (33)
随风柳.....	程天瑞 (45)
皮鞋.....	张亚文 (54)
小村无故事.....	郑恩俊 (59)
印象.....	姜忠厚 (67)
凤凰落错了地方.....	程天瑞 (70)
今夜月儿圆.....	邢金霞 (78)
再见, 喧闹的城市.....	尹 华 (85)
张老汉和马的故事.....	银 光 (89)
又是雨濛濛.....	贺艳玲 (94)
爸爸的酒.....	王 雪 (97)
一张带血的边币.....	方学斌 (99)
四十年的牺牲.....	春 播 (106)

· 诗歌 ·

新民印象（外一首）	解 明	（114）
小村人物（组诗）	黄小玲	（116）
庄稼院的门栏	张振国	（121）
村姑小B	吴书纯	（123）
故乡拾零（组诗）	李 楠	（125）
思念	宋晓光	（130）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组诗）	李善祥	（131）
太阳扣子	邓 威	（135）
红蝙蝠	姜玉刚	（138）
山里的姑娘们	张相飞	（140）
弯月的世界	向 野	（142）
平平常常的故事（组诗）	边占山	（144）
站在奶奶、妈妈的背后说	王忠洁	（149）
故乡的云（组诗）	相、飞	（153）
早春 田野里	魏淑艳	（158）
小村 黄昏里的故事（外一首）	李善祥	（160）
等待	万学兵	（162）
银色的梦	高华春	（163）
小城变奏曲（外一首）	王 军	（164）
祈	陈雅娟	（166）

· 散文 ·

路	肖 川	（167）
柳芳	王继红	（170）

柳河在向我述说·····	王振才	(175)
奶奶，您喝吧·····	尹 华	(178)
乡村幼儿园·····	张喜春	(180)
春·····	袁淑伟	(181)
爷爷，爸爸，我·····	李 珊	(183)
忆父亲·····	魏淑艳	(185)
风流韵事咏叹调·····	王丙军	(193)
后记·····	编 者	(196)

宴

北 岸

年根底下的辽河沿，正是冻死狗的时节。鬼眨眼的时分——天麻麻亮，又是一天里最冷的时候，整个村庄象灌多了高粱烧的关东汉子，还在呼呼大睡。只有李七爷起来了，他总是第一个，多少年来，没有人能超过他老人家。

他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扫院子，那怕地上一个草叶也没有，也要过一遍扫帚，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朱伯庐老先生说得好：“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吗。关东人有自己独特的卫生标准，人可以一冬不洗澡，院子可得天天扫。七爷扫完了院子，站在院心咳嗽两声，那是提醒儿子媳妇，该起来做饭了。等他看到东屋拉亮了灯，就背起粪筐上街了。

天还没全亮，地上有牲口粪也难看清楚，他又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天没太亮的晨光，七爷只能是在街上踉跄。他还保持三十年来养成的习惯，走不多远就咳嗽两声，那声音还是和从前一样浑厚、浓重、响亮，它曾经是村里晨钟，人们一听到七爷的咳嗽声，就知道该起炕了，那是前些年的事情了。现在七爷的咳嗽声，已失去了权威性，村里的青年男女，大多在地毯厂上班，八小时工作制，起那么老早干什么。七爷也知道他这座晨钟没有了召唤力，但照样咳嗽，还是当年那个节奏，还有当年那个分量。七爷想让人们知道：你们听也罢，不听也罢，我全不在乎，这只是我的习

惯。另外还有一层意思：“众人皆睡我独醒”。

七爷就这样走完了一趟街，上了村东的大道。东北风真硬，象尖刀子刮着人的脸，生疼生疼的，七爷摘下红毡帽头，放下两个狐狸皮的耳瓜子。又一股风，带着雪粒子，撩起他的猴腩棉袄，象钢针扎进他的肌肤，七爷又紧了紧海生蓝市布腰带。他继续往前走，牛皮鞋踩雪地上，嘎吱嘎吱直响。路上看不见一辆马车，车辙里填满了雪，没有车走过的痕迹，这一筐粪上哪去拣，拣不满筐他是不回去吃饭的，这是他自己立下的规矩。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一辈子土里刨食，他知道粪肥的贵重，家里的尿盆子，早晨由他倒，在园子里一天一盆地挨排泼，早晨临出门上厕所，把大便拉在自个家里。没有粪肥，他的庄稼怎能比别人高一头，深一色。“比人家多收几斗也富不了”。儿子种地的兴趣不浓，小两口都想上地毯厂上班，他坚决反对，年轻人拗不过他，一家之主吗。他认为这决不是当爹的霸道，是有道理的。庄稼人不种地，去做什么工，那是馋懒奸滑的二流子干的；还有那地毯厂是四方开的，七爷的后辈怎能受他支使，让他在咱爷们身上刮油，穷死也不去。

七爷走了能有二里地，也没拣着一个粪蛋，沿着大道一直往前走，拣不满一筐是不能回家吃饭的，那饭咽不下去呀！

太阳出来了，道上也热闹起来了。七爷看着那些“白山”、“凤凰”从身边过去，还有“嘉陵”、“幸福”，车上的青年男女，穿得花红柳绿，他们都在四方地毯厂干活，今个放假了，威威风风地去赶集，虽然都和七爷打招呼，他心里还是不痛快，只用鼻子哼哼两声，算是回礼。

快要晌午了，七爷才拣满一筐粪，回到了家里。他脱鞋上了西屋南炕头，抱起黄泥火盆烤起来。

“四方请你去吃年猪呢，”老伴说。

七爷听了有点吃惊。

“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咱村真这样，过了腊八就开始杀年猪了，为啥离年那么老远就杀猪呢？咱这地方有这个习俗，一家杀猪，全屯都香，无论谁家杀猪，都要请各家来一个爷们来吃。这样一家家吃过去，一直要吃到二十九贴“道有”那天，不早点能行吗？

喝完了腊八粥，就有人家开始杀猪了，这第一家照例是李七爷，年年如此。这是怎个道理呢？一般人家不愿意开这个头，你想想，全村差不离都一样，八月十五吃点荤腥，一直整到年根底下，庄稼汉的骨髓油都要干了，那冷口一顿得吃多少。排在后边杀猪就不一样了，人们吃腻了，肠子里的油都要挂满了，还能吃多少。李七爷在村里大事小情少不下，是个“屯不错”，他愿意开这个头，不豁出去点“玩扔”，光会耍嘴皮子，全村老少谁听你的？这样一来，有几家想开头的，也有点不好意思，你也想当屯不错吗？再说七爷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焉？

一到腊月初九这天，村中的节日就到了，七爷家就开始忙乎起来了。天刚放亮，儿子媳妇就烧开了一大锅煨猪水，七爷上村招呼几个小伙子来抓猪。一会儿，吱吱哇哇的猪叫声传遍全村每个角落，二三十户的小堡子，都已家喻户晓了，那些准备出门的都不走了，在家等着吃猪肉。

来帮忙的都是一些嘴巴子上没有长毛的，一家请一个没有他们的份，有爹在上吗。七爷以找他们干活的名义，把

这些小子叫来，好让他们也吃一顿小猪子肉，哪个能不乐颠馅了。于是，抓猪的抓猪，抱刀的抱刀，那边肥猪按倒了，吱吱哇哇山叫，那边劈柴的，甩掉了小棉袄，大钢镐抡上了半天云，镐落下去，杈子嘎叭嘎叭地破开。刷碗的，卷起袖头子，碗碟叮叮当当直响，还有借桌子的，挑大水的，切酸菜的都各负其责，就连打酱油都要专派一个人。瞧七爷的气派，谁比得了。

这边杀猪的老罕，把尖刀子磨得锋快，一刀子捅进去，正冲着猪的心口窝，拔出刀来，早有人端过一个盆，去接那猪血，血滴干了，猪也断气了。老罕拿刀在猪后腿上割个口子，用通条通了，然后拽过猪腿，把嘴对着那口子，鼓起腮帮就吹，把猪吹得五鼓三圆，他也沾了一嘴唇子血，红鲜鲜的，拿手背抹抹嘴，就去褪猪毛，开膛、倒肠子。拾掇完了，把猪肉拌子割成方块，扔到锅里，一会工夫，大锅里就咕咕嘟嘟冒热气，浓浓的肉香，飘过了半趟街。

傍晚一过，各家的爷们都仨一伙俩一串地来了，一进屋直抽鼻子。看看人来齐了，就开始压桌，那座次是极讲究的，七爷对此道颇有学问。西屋大于东屋，炕上高于地下，炕上又分南北，南炕优于北炕，炕头尊于炕梢，炕里贵于炕沿边。别看等级这样森严，但不把人分成贵贱尊卑，在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决定了你在年猪宴上该坐的位置，因为标准就一个，——辈份和年龄，你就是当了书记，辈份低，该坐北炕梢也得去就位，你要是辈大，就是在队里放牛，南炕的位置也少不了你，用不着忸怩，可以当仁不让。别看乱哄的好几十号人，很快就各就各位。

压完桌就上菜，酸菜下白片肉，外加血肠，别看就这两

样，七爷的菜格外讲究。酸菜切到精细，每个菜帮都用片刀片成三层，切出来细如线头。肉是五花三层的，有肥有瘦，有红有白，切得不薄不厚，厚了太腻口，薄了没嚼头。煮得也正是时候，不硬不烂，硬了伤胃，烂了没肉味。血肠也不同一般，大肠太粗，小肠有苦味，选用明肠最好。猪血里的佐料样样俱全，葱油椒姜一样不少。还打上几个鸡蛋，水不能兑多，也不能太少，火候也要适宜，老了有蜂子窝，嫩了切不住片。七爷家的血肠，真是恰到好处，切出来铮明油亮，往酸菜汤里一余，边翻起来，片片都成碗儿。菜上来了，人们都拄着筷子咽口水，等七爷说声“吃”！大家都站到了起跑线上，还不能动，待他老人家夹起一片肉，蘸上点着香油酱油的蒜泥，把肉送到了嘴里，人们才冲出起跑线，开始伸筷了。一阵稀里胡噜声，个个嘴丫子直冒油。一桌一大碗老白干，按长幼顺序轮着喝，你一口他一口，象传接力棒一样，一桌人传着一个酒碗。

等人们吃得脸红了，喝得耳热了，七爷端起酒碗，开始他的祝酒词，说一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家有酒千家醉”；“大家要抱团啦”一类的话，大家伙都点头应声，共祝七爷长寿。七爷摸摸胡子笑了：“老少爷们，管够地吃肉，可劲地喝酒，干啊！”又掀起一个高潮，屋里响起一片猜拳声：

哥俩好啊！

六六六啊！

八匹马啊！

这样闹腾了半天，人们才红着脸，抹着汗，腆着肚子，晃着身板子，离拉歪斜地回家了。

这都是七、八年以前的事情了，如今，吃年猪的习俗都接近消亡了，这是最让七爷伤心的事，人心不古啊！

今个四方家又办起了年猪宴，真让七爷心里直翻个。这小子也是七爷的本家，孙子辈上的。他家年年杀猪，就是不请大伙，当然也不吃请，说什么太忙了，哪有工夫这家抬起屁股到那家又坐下，一天连着一天去吃饭，经营一座地毯厂，偏请一百多个工人，够操心的，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来，那有工夫去闲扯呢？在这小子的影响下，七爷家摆年猪宴，也请不来人吃，什么他妈忙，都是自个顾自个，越有钱越算小帐。今年也不知怎地了，他小子也请客吃年猪？富得裤裆流油，铁公鸡一个，今个搞什么鬼名堂？七爷决定不去。

四方亲自来请，开着自家的“132”客货两用车，（他们两家只隔十来个大门口。）七爷的心软了，还是上车去了。他最怕的就是人家恭敬。

七爷被让到西屋南炕，坐的是首席，但不是首位。炕头上早有了人，那人大脑瓜子谢了顶，活象秋后的老窝瓜，不知有多大官，小肚里凸了起来，象扣一块葫芦瓢。同桌的还有四方厂的供销员杨胜，刀条脸上挂满了笑纹，鹿皮茄克是着枯干的身子。加上四方，正好是四个人。南炕的第裹二桌是四方厂里的会计，车间主任、汽车司机，个个都是有头有脸，有棱有角的人物，一群少北派。他们都跟七爷寒暄，七爷微微点头，你们他妈的都象个人了，头几年还不都是遭整沟的。北炕坐的是两个土头土脑的糟老头子，他们是长辈，也在地毯厂里混事，打更看门什么的。剩下是一帮年轻人，都是四方偻的人，在厂里都有点角色。

七爷一进屋还有点高兴劲，拿轿抬来的吗。瞅完这席位的安排，两道浓黑的扫帚眉，皱成了一道。

“油着慢回身”。上菜了，青蒸鸡，红烧鱼，玉兰片，青蒜台上来了。“吃菜啊，吃呀七爷。”七爷端起了白瓷高脚杯，从上到下打量着，不情愿还送到嘴边，抿了一口酒，放下杯子，操起筷子往到桌子上，膘一眼桌上的菜，又把筷子放下了。四方学着电影里国家宴会的礼节，给那“老窝瓜”夹第一口菜，放在他的碟子里，“老窝瓜”象母猪吃食一样大嚼起来，带着一种快节奏的响声。七爷斜了他一眼。杨胜夹起一根蒜苔，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斯文极了。七爷白了他一眼，想当年，派你个打酱油的差事，让你混一顿肉吃，就乐懵了，今个摆起谱来了。四方吐出一块鸡骨头，嘴里含着鸡肉，让七爷吃菜。“我可是来吃年猪的”七爷用筷头敲敲那装鱼的盘子说。你小子以为我没吃过这些东西，纯粹是在我面前夸富，有两个钱，紧抖落膀子。“上猪肉血猪肠”！四方向厨房下令。

“来啦”！老罕人没到声先到，他如今是地毯厂的炊事员了，一盘猪肉，一盘血肠端上来了。“老窝瓜”瞅瞅那血肠，夹起一片，“啪啦”一声猪血掉进汤碗里，筷头上只挑一个肠子圈，这叫脱裤子，四方看在眼里，瞪起眼睛，立起眉毛，一声断喝：“这血肠是怎么灌的”！

老罕吓得身子一颤，两只手在围巾上搓着，嘴唇干哆嗦说不出话来。七爷看着老罕的可怜相，端起自个的酒杯，捧给老罕，说：“罕小子啊，这没关系，喝我一杯，喝啊！怕什么？”四方马上换成一副笑脸，七爷脸上漾起一丝笑纹。

四方又下地给各桌敬酒，来到北炕，先跟李老疙瘩碰了一杯，笑着说：“老叔，你可劳苦功高，搜出一个偷毛绳的，我罚了她一百元钱，你老可多喝啊”！李老疙瘩晃动满头白发，裂嘴笑笑，一仰脖灌下了一杯酒。七爷气得够呛，你小子可养了一条好看家狗，怪不得出血请客，多罚两个什么钱都有了。四方挨个碰杯，叫会计是“铁算盘”，叫质检员是“黑老包”，叫保管员“铁将军”，说了一大堆近乎的话，唠了不少表功的嗑，无非是笼络人心，让这帮人给他效力。七爷这才看透四方请客的用心，你小子一撅尾巴，就知道你拉几个粪蛋。他也有点不明白，这帮人怎都服服贴贴地听他李四方的，不就为几个臭钱吗？吃谁的向着谁，哪还有一点男子汉的味道，唉！

四方回到了首席上，又让了句：“七爷吃肉啊”！七爷好像没听见，根本没动筷。四方瞅着“老窝瓜”说：“南方人笑话咱东北人吃血肠？”老窝瓜嘴里塞得满满地咕噜着：“南方人懂什么，这玩扔好吃，有咱关东风味吗？”“老窝瓜说着好吃，就把筷子伸到那血肠碗里了。“南方人什么都吃，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不吃，剩下全不放过，我还看见过广州人吃猴子哪，那……”没说完，满屋人都伸出脖子等着往下讲，他偏吃口菜，喝口酒，咳嗽两声，清清嗓子。开始说下文。七爷翻楞他一眼，拿出耳勺开始抠耳朵，可能是故意给自己耳膜放干扰吧。

“你们说吃猴子怎么吃法，我可开了眼界，客人进了餐馆，被领到一个大铁笼子前，那都是活蹦乱跳的猴子，自己选择想吃那个挑那个，把选中的猴子牵出来，带到餐厅。一张圆桌，桌面可以开合，中间有一小碗粗的圆孔，正好卡住

猴脖子，脑袋露在上边。服务员端来一盆开水，浇在猴头上，猴子哇哇直叫唤，师傅拿一把剃刀，给它剃头，刮得锃亮。剃完，叫客人准备好不锈钢汤匙一人一把”。

四方打住了话头，满屋人早都住了筷，停止咀嚼声，人们甚至忘记了出气，仄着耳朵听下文，只有七爷，自个在那吱溜吱溜地喝白干，咯吱咯吱地吃酸菜。

四方点上根烟，才书接上回。

“师傅掂着一把小铜锤，在那流着眼泪的猴子头上寻找穴位，瞅准了一锤下去，再拿刀挖破头皮，撬开禾灵盖，白花花猴脑露出来了，请用吧！客人你一匙他一匙，不几下就把那猴脑喝没了，丢下猴身子扬长而去。”

“有意思”

“稀奇”。

“还是咱们厂长见识广”。

七爷也有反映，他把一口痰“扑”地一声吐到屋地当心。

厂长，我是不请自到，赏杯酒喝吧”！一个姑娘推门进来，上身穿一件毛朝外的短裤，下身是鸡肠一样的裤子，四狗子“啊啊”两声。供销科长把她让到了首席，紧挨厂长坐下了。七爷瞪了她一眼，就撂下了那门帘子似的眼皮。姑娘灌了一杯“雪花”啤酒，抓起瓶子给四狗敬酒，披散的头发都擦到厂长脸上了。

门忽拉一下又开了，进了一个卷毛小子，他也是李家的子孙，名叫二嘎。他拍拍四方的肩膀。说：“我说四哥，你大鱼大肉的，还让兄弟过年不”！

“来喝酒，”四狗笑脸相迎。

“我喝西北风都喝不上流，干啥把我开除了？你吃干的，也得让我喝点米汤啊”。二嘎手叉着腰。“有话好好说吗”。杨胜出来放围。

“是好说，我还给老板带来一包点心，你瞧。”他手里提个大红纸包。

“咱哥俩怎来这个呢？”四方说。

“唉！这年头办啥不得明白明白呢”。

“你拿回去吧！”

“七爷，我请您老先下地”。二嘎把老头扶下了地。

“请各位尝尝我的点心吧！”二嘎哗啦一声，抖落开红纸包，鸡粪撒了一桌子，菜盘里满是。

人们面面相觑。

二嘎哈哈大笑。

七爷上前给二嘎一个耳光，打得脆快、响亮。二嘎捂着脸说“七爷，我就服你，李四方你等着瞧！”说完出去了。

七爷抖抖抡耳光的右手碗子，冷笑一声也出来了。

四方家的年猪宴结束了。

七爷被人们簇拥着往回走。太阳落山了，通红的晚霞照在家家瓦房顶上，照在林立的电视天线杆子上。

不知谁说了句：“过了年初五，厂子就又开工了”。

七爷使劲咳嗽一声。

〔获本届征文二等奖〕